

下 部

龙 登 九 五

第二十九章 吴汉休妻 甄阜丧命

• 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似海深——这是俗谚。吴汉是休妻，岂可轻而言杀？但妻子自杀，与休有关，亦可曰杀妻。

• 王莽的惟一剩下的与元配所生的女儿王鸾英，也完全可以走另一条路子，诸如落发为尼，但她偏偏要选择死……

• 各路义军矛盾重重，却偏偏也能打几个胜仗。甄阜命丧，人心大快！

吴汉拔剑奔了出去，果然是那押解刘秀兄妹的地方出事了。一位蒙面人已经刺倒了一名士兵，正与另一名士兵打斗。吴汉插了上去，只一个照面，就打倒了蒙面人，一把抓下他的罩面黑布，喝问：“什么人？如不说实话，我立即要你的狗命！”

蒙面人还是硬着头皮说：“告诉你，老子是南阳府的人，我二人只是探听刘秀的押解处，已经派人去回禀了，官军少顷即至。你若敢伤害我，梁大人他们也不会饶过你的；你若交出刘秀，两得其便……”

“啊！”吴汉一个劈面掌，打得这蒙面人一命归西。这时，马武已经闪电般地冲进了押解刘秀的小茅屋，只喊了一声：“刘秀，我是马武！”却已见黑影中的刘秀早已劈面一掌击来，马武倏地



闪过，刘秀也已听出乃是一个救人的马武，即回身拖过伯姬，跟随马武冲了出来。刘月英急忙相帮，架起伯姬，与刘秀越过矮墙，就消失在山坡树丛中了。

吴汉见众军丁已经围了过来，便喝道：“各位弟兄，是南阳府的军丁又来跟踪加害我等。我乃当地人，更有邻人相助，何惧之有？你们立即准备，伏于路旁，南阳军一过来，可以半腰而击之，我自能指挥你等大获全胜，不负我吴家军之名！”

这众位军汉，在京城之时就随同吴汉学习武艺，都是大司徒王邑手下的精兵。吴汉不仅武艺高强，而且人品极好，深受这群军丁拥戴。所以，这些军汉一向训练有素，听吴汉军令一下，迅即部署于山道两旁了。

吴汉既知梁丘赐的军兵少顷即至，岂敢少怠？他见两个丫环也已被惊醒，正在房门口张皇四顾。吴汉走过去，朝两个丫环道：“你们俩到堂屋里等着，不要走动，若要走动，可就会丢了性命！去吧！”

两个丫环一见驸马换了一副面孔，立即吓得胆裂魂飞，三步并作两步，就奔进堂屋了。这时，公主王鸾英也看出变故来了，沉着地问道：“驸马，看来，是我的塌天大祸到了！”

吴汉一下语塞了——这位小公主王鸾英，自从嫁于吴汉，确实让吴汉无法说出她的一个“不”字。就是刚才与吴母刘月英的初见，皇家公主的派头和声势，她就一点也不曾施出来，完全以民间儿媳初见婆母之礼相待。这能不使吴汉感动吗？但现在是不行了，吴汉既已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就一定要参加到反莽复汉的队伍中去，就再好当王莽的驸马了。他只好开门见山，三言五语，说明事情的原委，只凭公主表态了。这位小公主也毕竟颇肖乃父，是颇有心计的，她冷冷地问道：

“吴汉，我若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留在这荒野山村，直

等到你大业有成，你我还能破镜重圆吗？”

吴汉忖道：“公主，你若苦守等我，待我母亲百年之后，我还可以把你带回家中的。但只要我母亲还在，她……是不会认你这个儿媳的。这件事……我母亲已经守寡十四年了，我不好让她再为儿媳之事烦恼。更何况，公主您也还年轻，也不必从一而终啊！”

“吴汉！”王鸾英也变了脸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“我父王莽多行不义，我岂不看在眼里，恨在心头？但是，为什么世人不会想到：蓬出淤泥而不染，我王鸾英虽终是王莽精血所生，亦会睹父之变，深刻反省，决不取父亲之为人呢？”

吴汉迫不及待地说：“公主，你我终是夫妻一场，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！如果，目前让我选择要母，还是要妻，你可试为我做一抉择？你再想一想，如果有必要，我即派人把你护送回京，保你无虞！”

王鸾英喃喃说道：“如果世人皆以此论：老鼠生来会打洞，毒蛇生来钻窟窿。我王鸾英既是王莽之女，指日长安必破，我还是难免一刀啊！”

这时，庄头已经是一片打斗之声，吴汉不敢怠慢，立即赶奔过去，杀在一处。这时，就见刘秀、马武、刘月英等，已经率领一帮村夫，扬着火把，挥着短刀，也投入了战斗。原来，这吴汉所率领的官军，虽然服饰与南阳梁丘赐手下的官军服饰略同，但吴军们的前胸和后背上，都有一个大大的“游”字。因此，火把闪处，更利于辨认。而且，这吴汉手下的军兵，虽然数只千人，但却是吴汉的亲兵，训练有素，更有马武所率民丁相助，顷刻便把两千南阳军砍杀殆尽，命大的才得逃脱了几个，就回南阳报信去了。

事已至此，吴汉就扬着火把，对手下兵丁说道：“各位弟兄，这就明挑开了吧！我乃是前汉室站殿将军吴福之子，母亲一直不



向我吐露真言，致使阴差阳错，我成了王莽老贼的驸马。诸位弟兄既已久住长安，想也目睹王莽之无道，眼下全国造反，新朝将灭，尔等还不愿意跟我反正而弃暗投明，干一番功荫子孙的事业吗？更何况，刚才一场激战，就是我们与这位舂陵义军、刘汉皇族的刘秀一同杀了许多南阳军，这位猛将，就是我的恩师马武——那位枪挑荆州牧人和车的神勇人物，你们即使想再回去，恐怕也难保不受屠戮啊！就像那位宗卿师李守，其子李通谋反，他受黄显之劝而出首，不也是全家斩首了吗？何去何从，悉从尊便。愿跟吴某建功留名者，请靠这边站，愿走者，即可启程！”

“我等愿意跟随将军！”众士兵一齐呐喊。却突然有一人挺刀刺向吴汉，即被吴汉抖身闪过，顺手一剑，刺倒在地。吴汉喝道：

“若敢谋为不轨，这就是个例子！”

“我等愿随将军，决无二心！”众军兵一齐跪了下去。吴汉喝道：

“自愿随吾者，立即启程，这里已成是非之地了，另到别处安营！”

众军一声应诺，各自收拾行囊。马武也已让一帮新组织发动的农夫列队随行。刘秀忙寻到自己的武器和青骊马。吴汉猛地想起了公主王鸾英。他奔到屋前，见迎门小桌上灯光惨淡，却不见公主人影，即吃一惊，再一移视线，立即大叫一声：

“公主，我的妻呀！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啊！”

原来，那公主王鸾英已经用白绫把自己悬在梁头上了。吴汉忙挥剑断绫，抱下王鸾英，但她的气门已绝，神仙也难展起死回生之术了。刘秀走到桌前，见一片白绫上写诗一首：

吴起杀妻曾求将，吴汉休妇我断肠。

怨情去向阎罗诉，三尺白绫一悬梁。

吴汉接诗一看，泪如泉涌：“天啊！战国那位杀妻求将的吴

起，正是我之先祖啊！我吴家为什么总落个杀妻求将之名呢？妻呀！你就用这首七绝诗去向阎王递诉状吗？我……也回你一首，以代答状吧！”他即咬破中指，将那片吊死公主的白绫展于桌上，写道：

吴起杀妻留丑名，吴汉休妇有隐情。

愿到九泉与相会，刀山油锅任施行。

吴汉写毕，竟至晕厥过去了。马武立即与刘月英扶起吴汉。吴汉苏醒过来仍是涕泪满面，朝马武说：“师傅，这本是你的宅舍，但弟子我总是也在此住过，我就暂一借你这地皮，安葬我妻，待日后我再来将她另行收葬，行吗？”

马武惨然说：“我都已把你师娘带上了，这个家，谁要谁算了！这儿风水不错，你就葬吧！”

吴汉略一拭泪，将两首诗笺盖于王鸾英的尸体之上。吴汉走出这座破屋，双掌一推，即刻墙倒屋塌，就成了王鸾英的坟墓了。这公主王鸾英一时起意，想随夫一看南阳景致，并借机拜望婆母，没想到一遭休弃，一气之下，就悬梁自尽了，这岂非天意？事到如今，刘月英也觉惨然了，她望着尘烟未尽的屋墙堆成的新坟，双手合十，挥泪拜道：“王小姐，想不到你是这样一位烈性女子呀！只因你父杀了我夫，我记仇心切，导致你如此惨死，我向你道歉了！”

刘伯姬连忙扶住刘月英，那公主的两位丫环也过来要求吴汉收留携带同行，吴汉只得依允，让他俩服侍母亲和刘伯姬坐上车轿。众人迅即离开了马步岭，由马武带路，绕小道去寻春陵军了。

曙光破晓，朝霞东升。马武已率领吴汉、刘秀等走近棘阳城了。这时，马武才得暇说出，他这段时间是被送回老家的一个僻静处养病的。在绿林山时，瘟疫四起，分兵下山，马武也觉不适，只以为也是得瘟疫了，被送回家后，投医问药，竟然活过来



了。他即在当地招募兄弟兵，刚准备归队，不想就碰巧遇上吴汉回家了。马武大病初愈，很是瘦削，但兴致却十分高涨，说：“嘿！咱老马绰号人称马瘟神，那绿林瘟神便不敢要我呀！哈……哎！刘文叔，你不是被绑住双手押在屋里的吗？怎么我一闯进去，你即能跟我交手啊。”

刘秀道：“嘿……我借口说要屙屎，需要解腰带，并且说，已经屙到裤子里一些了，那守门的士兵嫌臭，就让我妹妹给我解腰带，可我一转身，就让她把我的手先给解开了。即使你不过去，我也准备越狱逃走了！嘿……”

马武笑道：“别说，你这人心眼真就是密呀！”

吴汉笑道：“哼！我就没准备严防你，若是不给你松绳子，你一时就能解得开？”

众人哄笑起来。但刘秀此时又岂能笑得起来？他看到了棘阳城上飘着的“汉”字大旗，心又回到昨天的战场上去了……

新市军的首领王匡、王凤和平林军的首领陈牧、廖湛，相约奔进棘阳。在刘祗的帅帐之中，他们一方面安慰刘祗，说些“胜败乃兵家常事”的激励言语，另一方面又分析目前战局：南阳甄阜、梁丘赐十万新军自宛城南下；严尤、陈茂的十万大军自荆襄北来，已显出夹击之势。这二十万大军，十倍于我，如何抵挡？不如弃城先走，还是远奔深山大川，以避锋芒。

正在此时，刘斯干喜不自胜地奔入：“启禀大帅，三将军率领千余精兵，还有大将马武、吴汉，已到帐外了！”

“啊呀！”刘祗抢先奔了出去，他一看见三弟刘秀和小妹伯姬，泪水立即涌出了眼帘。但他还得先与马武和吴汉见礼。众人一同回到帐中，王匡、王凤等自然要向马武询问病愈情况，马武又是一言以蔽之：

“咳！那真瘟神怕我这马瘟神呗！我马老子是犯了水土啦！一回到老家，喝口山泉水就好啦！来！我先给诸位介绍我的这位驸马弟子，再谈谈刘文叔‘解手’脱绳的故事……”

王匡、王凤等当然极为赞赏吴汉这位名门虎将，也暗暗为这员小将先投奔了刘祗而惋惜。

众人又听吴汉分析了京都及东方赤眉战局，就暂时打消了逃避的想法。马武暂时不好留在刘祗处，便留下了吴汉，自己仍随王匡回新市军去了。刘祗又得到了吴汉这员虎将和千余人马，信心倍增，便急招邓晨、李轶等，共议御敌之策。因有探马来报：甄阜、梁丘赐昨日旗开得胜之后，趾高气扬，留辎重于蓝乡（地名，在今河南泌阳县境内）。因前日之战，也损兵近万，整顿起九万人马，轻装南渡潢水（位于今河南省唐河县西），在泚水（今名唐河，在河南泌阳县境内）西岸扎下营垒。这甄、梁二人学习当年霸王项羽背水一战，破釜沉舟的做法，命士兵拆除了潢水上的浮桥，烧掉运兵的渡船，扬言此次进兵，不尽扫乱匪，誓不罢休。当然，前日之战，会给甄阜、梁丘赐树立这一信心的。士兵们见无退路了，也只得摩拳擦掌，尽力一战。

莽军气势汹汹，还是给新市、平林两支军队形成了很大的压力。王匡、陈牧等将领还是认定此战取胜把握不大，准备暂避莽军锋芒，逃往他处，以图游击战略。刘祗虽然心志如铁，但因面临十倍之敌，又是新败，终是军心惶惶，使刘祗心急如焚。刘祗集合刘秀、李轶、吴汉等众将，商措对付莽军之计，但苦于兵力不足，又无外援可求。一旦棘阳失守，又无合适的退守之处。众人正惶惑无计之时，门军来报：“下江军李通将军求见！”

原来，李通在宛城逃脱之后，又与李轶分手。他几经周折，投奔了从绿林山分支后西入南郡（今湖北江陵）一带的王常、成丹所率的下江军。这下江，乃指地区名，古称长江自南郡以下为



“下江”。这下江兵的首领王常，字颜卿，颍川舞阳（今河南舞阳）人。他当年为了替弟弟报仇，杀了仇家，逃往江夏（郡治在今湖北云梦）。之后，他又辗转加入了绿林军。这位王常膂力过人，智勇双全，被王匡任为偏将军之职。这“偏将军”之官，也不过相当于现代的旅长一职。但王常又人缘极好，在绿林山分支下山时，他却能单独领出一支精壮部队，称为“下江军”。转战数月，部队扩大，实力反而超过王匡、王凤的新市军了。王常所率领的这支下江军，近来一直是在与严尤、陈茂的大军周旋作战。先是在兰口（今湖北荆门东北）一战，王常兵败，率部折向东北，在钟山和龙山一带展开游击战。就在前不久，年底将近，下江军却在上唐乡（今湖北枣阳市东南），打败了荆州牧的军队，然后抵达宜秋（今河南唐河县东南），这就与刘稭的部队所驻棘阳只相距几十里地了。王常通过几个月来的转战，也认为，小支部队作战，战而无力，守而势孤，更易被敌包剿。为此，他一到宜秋，就派熟悉这一带地理的李通先与诸军联系，李通自然就先找到刘稭了。

李通向刘稭、刘秀介绍了王常及下江军情况，建议刘稭与王常缔结联盟。刘稭当然是大喜过望，求之不得。他跟刘秀略一计议，命吴汉速去找到其师傅马武，通过马武，告知王匡、王凤和陈牧诸位首领：下江军王常、成丹部又来汇合，我军势大，更可对敌莽军，勿生恐惧之心。刘稭和刘秀亲自跟随李通去与王常会谈，只留李轶、刘稷等坚守棘阳，以防莽军偷袭。

刘稭、刘秀跟随李通，三骑马一阵急驰，不到两个时辰，就已经赶到了宜秋。李通先进去禀报，刘稭和刘秀就暗自观看王常的军容：营寨结扎严密，军兵各自练武，这里的军风军容就看得出大大不同于新市、平林军了。刘秀就说道：

“大哥，看得出来，这位王常将军的治军和练兵，是有可学

之处啊！”

刘猄连连点头。就见李通引王常等将领迎出大帐来了。只见这王常面似淡金，五络长须，剑眉斜飞入鬓，一双丹凤长眼，身高八尺，身穿黑色箭袖战袍。刘猄忙朝王常一抱拳，说：“王帅，在下刘猄，字伯升，这是我三弟刘秀，字文叔！”

“刘将军，外面天寒，请帐中讲话！”王常即引刘猄、刘秀进入帐中，再一一介绍自己的副帅成丹和大将张印（印同昂）。众人一一施礼，就依宾主入座了。

刘猄说道：“王将军，我和三弟刚才一看你的扎寨和练兵，就肃然起敬，怪不得你能凭这不到两万人马，就能先败后胜而把严尤、陈茂大军拖垮，又接连击败荆州牧，这岂是易事？李通将军已经与我等讲过您对联合作战以御强敌的见解，为慎重起见，我已派人去知会新市、平林两军首领，以安定军心，以防两军临战撤军。我兄弟二人再亲自面晤王帅，以定决策。”

王常笑问道：“伯升将军，我知你乃舂陵侯家族之佼佼者，你也主张与莽军展开大战吗？”

“然也！”刘猄认真地说，“我昨日跟王匡、陈牧二位主张逃避之策的首领就讲过这个道理。如今，王莽已成强弩之末了，在我们这南阳、荆州一带，就是甄阜、梁丘赐一军和严尤、陈茂大军尚可作战，你我也皆试过其实力了，何必再游而不击，以失民望？眼下，趁严尤、陈茂大军北进迟缓，我这四支义军可以从四面合击南阳官军，使其四面分心，他就必败无疑！”

刘秀又微笑着说道：“王帅，我刘文叔斗胆，可向您试分析南阳莽军效法项羽破釜沉舟之弊：当年霸王项羽，乃是力敌万人之名将。其破釜沉舟，示无退路，乃存有神威勇将冲突敌阵，先使破阵瓦解，才得取胜。今日之甄阜、梁丘赐为何破釜沉舟？乃是王莽皆已收留了这些主阵将帅之父母妻子，使主将没有退路了，这与士卒何干？他这样毁桥、沉船，实是东施效颦，徒显其



丑也！他甄阜、梁丘赐，谁有霸王项羽之勇？就凭那属正梁丘赐之武功，八年前我就领教过。他只是凭借投机钻营而充此武职；而我这新市、下江、平林、舂陵四支大军中，不乏神勇之将，如枪挑荆州牧人车的马武，现刚刚投入我舂陵军的吴汉，都可谓冲锋陷阵的上将，我军即可采取冲阵之战略，一旦有勇将冲破敌阵，伤其主将，而其军无退路，必定心慌，我则大呼‘抗者死，降者生’，其败卒则能大片投械归降，我军岂有不胜之理？”

王常对刘秀的这一番理论深表赞成：“文叔将军，你对这前后两个‘破釜沉舟’战例之预测，极有见地。这勇将冲阵，伤其主将，而乱其军心之策，也颇高明！文叔，你学过兵书战策吗？”

刘秀坦然答道：“我和大哥都曾先后进长安太学求学，也都研习过《孙子兵法》等兵书。但是，这些前人的兵法，需要我等后辈因时因地制宜呀！就如在这个严冬季节，那些细小河流，或因一夜寒风便凝成可以渡人之坚冰；那又何必破釜沉舟，徒然惶惑军心呢？”

王常大喜：“哦！由此可见，身为大将，就当习文以弄武啊！当年项羽，号称‘恨地无环铁霸王’，‘力拔山兮气盖世’，为什么败于你先祖刘邦之手？就是刘邦任用了一帮张良、萧何、韩信等文人儒将啊！那么，咱两军及另外两军联合反莽之议即可约定了！我们即可采取二位所谈的分军先击南阳军的战略，急速进兵，不可等到严尤、陈茂大军南下与南阳军汇合，近日即可接战……”

“陈将军！”刘祗急急地说，“当防严、陈大军与南阳军对我形成夹击，我甚至可以今夜即行攻击莽军！你部下江军也即可迂回绕于南阳新军之后，一旦我与之接战，你即可猛击其背。新市、平林军猛击两翼，务必于严尤、陈茂大军到来之前，围攻南阳军，才是天时与人和之利呀！”

王常大喜：“哦！伯升兄，我看你兄弟都堪称人才呀！临十

倍之敌，而且已曾刚刚失利，而不怯敌，这实非常人所能啊！如今，王莽暴虐天下，人心思汉，如今，您舂陵族两兄弟堪称英雄人物，或为中兴刘汉之才啊！我王常才疏学浅，愿意当你兄弟的左膀右臂！”

刘祗极受感动：“王将军，倘若能借你吉言，我兄弟真成为反莽扶汉的崛起者，一定要与你共享天下！”

刘秀瞥见成丹、张印二人面有不悦之色，忙说道：“王帅，我大哥心直口快，你莫见怪，其实，又正如那霸王项羽和陈胜、吴广，我等打败王莽之后，谁掌那传国玉玺，还是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呢！我们现在大敌当前，还是先考虑同心克敌，才是民心所向啊！将来谁为帝王，惟得民心者得天下呀！”

王常大喜：“来！上酒菜，我要款待二位……”

“王帅！”刘秀劝止王常，“目前敌阵已结，说不定即刻就能接战。我兄弟一同来拜晤您和诸位将军，为的是极显诚实，并面定决策。又岂在一酒一饭？我兄弟即刻告辞，回去即可进兵，惟希诸位不可食言！”

王常言道：“二位尽请放心，在派李通前往联络时，我兄弟几个就已经商量过了，决无异议。”

刘祗说：“既然这样，我二人即刻告辞，待击垮南阳军之后，由我做东，招待诸位，如何？”

王常答道：“好，一言为定。我也即刻向南阳莽军迂回包抄过去。”

刘祗、刘秀立即告辞，率十名护卫飞马而去了。

成丹、张印二人送走刘祗兄弟，回到帐中，便吞吞吐吐，口将言而囁嚅。王常笑道：“二位兄弟，我刚才就已经发觉你二人面有不愉之色。说吧！话是开心的钥匙啊！”

成丹说道：“大哥，咱的初衷，只是可以与他联合作战。听这刘祗的口气，大有取王莽而代之为帝的野心。这未来之皇帝，



大哥你就不可以一当？我们就必须臣服于他吗？”

张印更是不满：“哼！说起那冲阵之法，仿佛就是南阳人马武、吴汉乃是力敌万人之上将！马武咱兄弟服他；可那吴汉，小小年纪，就准在我兄弟之上……”

“哎呀！……”王常指责道，“你二位兄弟，可是我王常的至密之人呀！你二人不是一向佩服愚兄的见识吗？我请你二位记住愚兄的识人，至目前为止，我王常见过所有军政人物，还没有能与这刘氏二兄弟相比拟者。如果我的眼色不错，这二人能成其大事，你我兄弟今日与其成为患难之交，将来能吃了亏？二位兄弟若是不再佩服我的见解，我就……没办法了。天赐其机，岂可不取？”

成丹、张印二人，当然不敢与王常翻脸，就只得随其行动了。

刘祗、刘秀回到棘阳，即得到新市军和平林军方面的回音：他们获知下江军入伙联合，大为壮胆，遂息去心，决心一战。刘祗遂与刘秀商议，把这四支人马扩为六支，即：吴汉军单辟一支；马武军另辟一支——由他所率刚从南阳发动来的几百人马，独立行动，等候补充。这当然是刘秀的一个小心眼儿——马武毕竟是南阳人，他总不至于像王匡、王凤、陈牧那样，有利则合，无利则散。这样把马武从新市军中另拉成一支，因有吴汉独立一支的例子，王匡等也不好反对。再说，刘祗也说明了理由：四支军队的数字之音，乃是“死”，其音不祥；六支队伍应其“六六大顺”之意，谁能反对？再说，这也正中马武心意：他一经接触，就对刘秀尤有好感，自己拉起的这几百人，自己带着，又有哪个敢说半个不字？

六军分军既毕，刘秀即向刘祗请战，他说：

“大哥，我看这甄阜、梁丘赐，虽然陈兵泚水之西，但他还

是想拖延数日，以待严尤、陈茂大军南下，与其夹击我军，以图一举歼灭我军。更何况年关将近，天寒地冻，他岂肯轻出？为今之计，若想诱他急战，必须劫他的粮草，一能惹他暴怒而急战，二是一旦夺其粮草，必定会扰其军心。”

“太好了！你真跟我想到一起去了！”刘祗叹道，“三弟，如果失去了你，我可真是无法想像了……那甄阜老贼虽然奸诈，但他认为我军新败，决不敢主动出击，这就是我军有机可乘啊！你看，让谁去干这件大事呀？”

刘秀忖道：“马武所率队伍，还有吴汉所率军兵，最适合干这件事。因为，这两支新到，都愿建功立足。更何况，他这两支军内，多有经马武、吴汉教练出来的精通武术的人物，深夜突袭，劫粮，也正好以粮草而在这一带扩军。春节在即，这一带百姓缺粮，他们当然愿意吃粮当兵啊！”

刘祗完全赞成，就命刘秀联络两军，共谋劫粮。

刘秀回住处收拾行装，却见叔父正在院中为阵亡家人和将士设祭，哭得老泪纵横。刘秀立即想到：下次作战，应派人另带着属脱离战场，决不能再以眷属为累。这时，却见一位兵丁为叔父送过了一封信。等刘秀出院将行时，就听见刘良气得破口大骂甄阜。刘秀连忙走了过去，拿过那封甄阜亲笔信，就灯烛下一看，只见这白绢上写道：“……老子不能表率宗族，单裤骑牛，且哭且行，何足赖哉……”刘秀怒气攻心，把信笺一叠，掖进腰中，冷笑着说：

“二叔，君子不与牛生气，这甄阜与你同期举孝廉，不思报汉，反从逆莽，你只看我今夜之举，看他明日还能笑出来否？叔，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，下次作战，就由你率家眷们游离于战场，决不能再为所累，也使军队少些牵挂之心呀！”

刘良咬牙说道：“文叔，你放心吧！我也正可以此而回击那甄阜，看看是谁能笑到最后！”



腊尽年底的深夜，兰乡上空寒星漫天。守卫城门的士兵看见一队官兵走近了城门，认为是自己的人马来提取粮饷，正要询问部队番号，便被飞镖击中咽喉。吴汉军夺下了城门，马武兵随后拥进，刘秀催后，两千多人马个奋勇，攻入莽军营房。这些守护粮草的莽军大都还在睡梦中，一个个刚醒过来，已经面对枪刀，做了俘虏。刘秀指挥车马，押运粮草，全胜收兵，而自己未伤一兵一卒。

果然不出刘秀所料，吴汉、马武两军，既得粮草，又得扩军，人马一下就扩充了三倍。而甄阜、梁丘赐一闻兰乡粮草尽失，大惊失色，欲待退兵夺回兰乡，可惜桥梁已拆船已毁，一时无法渡过泚水，便只好另作计谋，但粮草既失，军心惶惶，这破釜沉舟之壮气自然烟消云散了。今日已是除夕，甄阜、梁丘赐心里实在窝囊，这个年又怎么能过好呢？甄阜和梁丘赐在中军帐内对酌苦酒，商量如何向监军苏伯阿敷衍丢失粮草之责，决定明日正月初一再行整兵出征。

开门赢，一年赢。

棘阳城内，刘祗的大营中，却是一片欢腾。将士们趁着劫粮草成功之兴，饮酒辞岁，个个请战。这时，大将邓晨却是咬牙切齿地在喝着闷酒。原来，是他那位留在家中守家的儿子邓泛刚刚落荒赶来，报说家里祖坟被挖，房舍被烧，邓泛是被邻里提前透信儿，才得活命的。而烧房、扒祖坟的新野军，正是受了南阳前队大夫（郡守）甄阜之命，去邓家抄家灭祖的。猛将邓奉也在一旁气得呼呼直喘。刘祗说道：

“你众人不要生闷气了，今晚是马年已尽，迎来羊年之际。咱春陵军刚刚在马年之末的白雾中受过莽军马队践踏，而致大败。我们不是刚刚夺得粮草了吗？粮是人饭，草是马食。你们多

喝几碗御寒酒吧！年夜一过，我军六路人马就全力以赴，六路合击。砍断莽军马年之腿，砍下莽军羊年之头，明日正月初一正午，咱们就在甄阜的大帐中以甄阜、梁丘赐之人头祭旗，下酒！”

邓晨一听，端起酒碗就饮。刘秀连忙夺住，说：“二姐夫，这酒只喝一半吧！留下那一半，明日中午再喝，以免喝醉了，脚步不稳，不能杀敌立功啊！”

刘祗也立即传令：“年夜子时三刻进兵！”

年夜丑时，黄淳、泚水两条河水在寒星辉耀下闪着惨淡的银光。刘祗统率六部兵马，迅即搭好浮桥，人衔枚，马摘銮铃，包马蹄，这四五万人马悄悄地迅速靠近了九万南阳莽军的大营。

一声号角响，六路虎狼兵冲进南阳甄阜大营，众军士棉衣穿得慢，非死即亡。那六路大军又是一个呼号：“降者生，抗者亡！”正从梦中醒来的莽军士兵，又有哪个不愿生？纷纷丢下器械，跪地乞降。

这下江军王常各部，特别是成丹和张卬，都为刘秀那句“马武、吴汉是名将”的话激着，正好借机一显本事，个个跃马横枪，大显神威。马武、吴汉二将，更是如天神下凡，马武板门刀一抡，半个营棚撕裂，几十个军士丧胆；吴汉一杆方天戟展开，砍刺不空。矧子虎将邓奉，抡动浑铁大棍，如太岁出土；虎将刘稷，点钢枪神出鬼没……而这帮梁丘赐手下的将官，若但凡武艺超过梁丘赐者，谁能跟他受气？所以，除了人多马多之外，这莽军毫无大将之优势。而一旦被偷袭，人多优势即失，这就全盘皆输了。

甄阜衣衫不整，被护卫扶上战马，顷见梁丘赐大军大势已去，自知孤掌难鸣，不敢迎战，他只想呼喊下属，移兵结阵。但只见火把闪耀之中，当先一将挺枪冲来，正是刘祗。甄阜大惊失色，拨马撤军，但马到泚水边，扬蹄嘶鸣，无桥通过泚水，水面